

铅笔写下的剧本

[俄] 娜杰日达·普图什金娜 著

王丽丹 译

《不正常的女人》写于1992年。如同我其他所有早期的剧本一样，带有自传性。

这部剧本我写得很快，两周左右结束，几乎没做认真校订。剧本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完成的。当时我在经营企业，销售汽车（“莫斯科人”）。有一段时间，每天都要跑波多利斯科的蓄电池厂。坐车去那里一个半小时，返回一个半小时。我正是利用这一时间创作了剧本《不正常的女人》。我坐到汽车后座上，拿出便条本，用铅笔唠唠叨叨地写着对白。这是一部“铅笔写下”的剧本。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一位剧作家，也不准备把剧本送去剧院上演。我写，是因为我无法不写。我赶时间，因为波多利斯科之行就该结束了。终于赶出来了，我在最后一次返程途中简单校对了剧本。写完后，我在休息日用打字机打出来，心满意足地将其放入已经堆得相当厚的一摞剧本中，然后马上投入《在别人的烛光下》的写作之中。

1994年，根据我的剧本《受害者纪念碑》改编的话剧在圣彼得堡国家“实验”剧院举行首演。话剧换了名字，我已经不记得叫什么了。话剧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但这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。不过我抽身专注于《受害者纪念碑》的书写，正是因为《不正常的女人》的故事。当时我们全家与“实验”剧院的艺术总监维克多·哈里托诺夫一家人已经是好朋友了。1994年夏天，应维克多及其妻子拉里莎的邀请，我和小女儿有一段时间住在他们的郊区家里，在距圣彼得堡驱车三小时的天鹅村。“世上没有幸福，但有安宁和自由”——这是普希金的真理。当我在维克多和拉里莎家做客时，我明白了这真理意味着什么。

俄罗斯中部的大自然奇美无比，但天鹅村周边的美轮美奂却因灵感乍现的大自然而醉人。满满的河水，高高的河岸，丰美的鱼虾。针叶林，落叶林，一望无

际的林间空地，难以数计的壮实蘑菇，遍地的鲜花。

房子周围美极了。拉里莎开辟出一座花坛，其劲头仿佛是力求打造出另一个凡尔赛宫。漂亮的玫瑰！奇艳的大丽菊！我在任何地方都再也没有见过那种硕大的、蓝莹莹的鞋花。还有大理石装饰的池塘。还有尾巴拖地的孔雀。还有大雁和天鹅。

不过最美的还是房子本身。一层的房子相当低矮，宽敞、自由，布局独特。内部很少有房门。房间穿过错综复杂的小过道仿佛是从一间“流到”另一间。窄小的窗户上垂着宛如新娘头纱般的窗纱。我不记得家具是什么样子，只记得家里处处温馨、舒适，两个人可以，四个人也可以，哪怕是十二个人也都可以找到自己可去之处。

房间里琳琅满目的灯具、挂钟和音乐盒。有些灯永远亮着。这是些罩在极微小灯帽下的微型灯，还有气派的青铜台灯、玉质台灯，中国灯笼和斯大林时代的灯罩，苏联现代派风格的落地灯和捷克玻璃灯。它们发出强度各异、色调纷呈的光，墙壁上灯影摇曳。我情愿相信，这是天使的影子。

墙壁上挂着无数的钟表。它们争先恐后地发出响声，“时而一起，时而分开”（奥库扎瓦的诗句）。挂钟的小窗口会探出魔鬼、白雪公主、嚼坚果的小松鼠，国王也会郑重其事地走出来，有时会驶出帆船，还会跳出小锡兵列队前进，猫咪探出身来叫几声也就是几点了。公鸡喔喔啼，布谷咕咕叫，钟声绵长悠扬，等等。

开着盒盖的音乐盒排排林立，调音钥匙位于醒目的位置。经过每一个音乐盒时，我都会把调音钥匙调到十分之一转。于是房间里响起了音乐声，中世纪的、亚洲的、东方的，施特劳斯的圆舞曲、莫扎特的乐曲。芭蕾舞女演员和杂耍演员活跃起来，女骑手们骑着白马驰骋而出，狗狗们用后脚跳着跑出来，大象鞠躬，流浪乐师带着猴子转圈……

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可爱、温馨，笼罩在爱与柔情之中……

我之所以如此用心去描写这一切，是因为，正是这一氛围、这一格调萦绕着我，使我不久开始了《她弥留之际》的创作。我为《她弥留之际》的电影导演讲述了这栋房子。影片的创作者深刻感受到我的强烈印象，努力将这一氛围再现于索菲娅和塔尼娅（《她弥留之际》的主人公）的家中。因为这两位女性的家也该如此迷人，人一旦踏入其中，便无力脱身……

而我和女儿却现实地客居于这样一座童话的王国里。

不仅是因为成功地导演了话剧《受难者纪念碑》而使我与维克多·哈里托诺夫关系密切，我们还有着共同的过去。读中学高年级时，我常去圣彼得堡圣以撒广场附近的沃洛达尔斯基人民文化宫剧院。

该剧院有一所附属艺术学校，教我们舞台动作、击剑、舞蹈、声乐、舞台言语。舞台言语这门课是由列宁格勒戏剧、音乐、电影学院的珍妮·尼古拉耶夫娜·

卡特舍娃教授来上。课程是每周两次，每次六小时。艺术学校的学生们谦虚地坐在椅子上，轮流走到漂亮的大厅中间。珍妮·尼古拉耶夫娜和每一个人都要单独排练四十分钟，而其余的人都要观摩。珍妮·尼古拉耶夫娜的课程既开发智力，又引人入胜。有一段时间，珍妮·尼古拉耶夫娜作为导演与维克多·哈里托诺夫合作过。维克多英俊，有才华，而且在列宁格勒很有名气。他不太理睬学生，排练一小时后就离开。他当时根本没在意我，而我呢，兴奋得呆若木鸡，傻傻地听着他朗诵诗歌——这是根据莱蒙托夫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歌改编的独角戏《诗人之死》。

珍妮·尼古拉耶夫娜给所有的艺校学生发了首演请帖。话剧具有强烈的感染力。我受到了巨大的震撼，四个小时走在冬日列宁格勒的深夜里，独自一人步行回家。

而现在，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，每逢傍晚，我都会给维克多和拉里莎朗读自己的剧本。

有一次，读了《不正常的女人》。刚一读完，拉里莎和维克多就宣布，他们要为《不正常的女人》开启进攻性的演出季。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该剧在圣彼得堡很受欢迎。1994年秋，大街上到处都在做生意，售货棚、摊亭、包装箱随处可见。街头飘荡着流行音乐，偶尔还会响起话剧《不正常的女人》的录音。这些录音广泛流传。有时走出地铁——请听吧，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。

话剧排得很好。艺术监制设计出有趣的布景。整个布景是由纸盒和咖啡罐搭建的，看起来别致而巧妙。实际上，整出戏，两个主人公都在构建一堵墙，一堵将他们彼此隔开的墙。导演善于营造那种仿佛是灵魂出窍、奇异的梦境与幻想的时刻。极其敏感的导演精准地把握了话剧的主要成分——疯狂的爱和痴迷的情。话剧终场时极为虚幻：走出来一个四岁左右的小男孩，他用力、快速、匆忙地打碎了他与她之间的那堵墙。

整场戏，观众都在笑，这是善意的笑。我却在终场时哭了，真是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精彩演出。我对维克多和拉里莎心怀无尽的感激。

就这样，剧本瞬间红遍了全国。此外，以色列上演过几次，华沙早已成功上演过，德国演过两次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演过，乌克兰、哈萨克斯坦、摩尔多瓦、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剧院也多次将其搬上舞台。

演员们为出演该角色而获奖。在俄罗斯，正是为根据剧本《不正常的女人》而改编的话剧首次推出了“议价”这样的概念。即，前几排座的票价要比其他的票价贵很多。评论家因此辱骂我，简直到了无礼的地步。他们给我贴上了商业作者的负面标签。而与此同时，女观众给我写自白信，男观众给我往家里派送一束束的郁金香。顺便说一句，现在，郁金香使我不得安宁。总的来说，我不很喜欢这种花，我喜欢大丽菊。《不正常的女人》结尾处，他送给她的是玫瑰，后来是在影片中，载着满满的一车郁金香。不过，当时离拍电影还远着呢。

我看过多场首演,但一次也没见过哪怕有一点点接近圣彼得堡水平的话剧,见过的是庸俗、粗野和无谓的歇斯底里。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,基辅的列西·乌克兰因卡模范剧院举行了首演。这次演出于我无疑是巨大的喜悦。话剧十分细腻,甚至是透明的。演员们堪称卓越,年轻的导演也无可挑剔。

这出话剧可以告慰我心。我已疲于那种肤浅的非职业化的导演,剧本《不正常的女人》为此饱受折磨。为使该剧本不被毁于舞台,必须遵守下列三条规则:

1. 她年长他十岁。
2. 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性关系。
3. 不存在甜蜜的大团圆结局。

你猜怎么着?这三条规则几乎是同时被违背的。演出通常是,他比她年龄大,有时大很多。她年轻、漂亮。那么,看在上帝的面上,请回答我:为什么他如此固执地拒绝她呢?!况且,为一个三十岁、幼稚型男人所写的台词,却由一个头发花白的五十多岁的男人说出来,这台词本身就会把后者变成观众眼中的傻瓜。而为一个饱受磨难却依然天真单纯的四十岁女人所写的台词,假如由一个二十岁的女人说出来,这听起来就会极其可疑和奇怪。

在处理主人公之间的性关系时,导演常常是延长色情场面,让演员脱去衣服,从而使演出变得相当出格,有时简直就是淫秽作品。

而大团圆结局简直就是共性。

不过,剧本还在继续上演。实际上,它是真正的畅销作品。我仍希望导演的理解并期待全新而成功的演出。

(文字编辑 叶立钊)